下屆區議會改革要標本兼治

原创 简思智库 [简思智库](javascript:void(0);)

**简思智库**

微信号 GNSSTT

功能介绍 策者简也，思而后行。

2022-12-21[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yNzQyMzYwNQ==&mid=2247493403&idx=1&sn=967ac835a0a6e4b7858cf617ab4bbe6d&chksm=fa7d6601cd0aef17af7d8488a4f2bc83fdb183382b122d5b05aa4fdf91f3837cb7ba3269e822&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09) 发表于

收录于合集 #香港的声音 241个





**簡思智庫有話説：**

確定了目標，才能確定方向，實際方案最終才能落地。

**這是簡思智庫的第 712 篇原創**

**作者：**張志剛，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區議會將會在明年底換屆，在香港基本法的條文中，其實並無列明「區議會」的存在和組成，在第四章政治體制中，第五節是關於「區域組織」，而區議會只能算是區域組織的一種，而在第五節中更特別規定列明，這種區域組織只屬於「非政權性」的組織。

對於來屆區議會將如何組成，社會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其中一種意見認為，區議會有其存在的價值，但組成辦法是否仍然以直選全數選出區議員？

一些意見甚至認為，區議會其實不必經選舉產生區議員，以其他方式任命即可。  
  
關於區議員產生辦法的改變，很自然會聯想到2019年選舉結果。

因為建制派選舉失利，所以要改變其產生辦法。

但隨著選舉辦法的完善，不認同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的政治人物其實已經很難進入議會，所以分析區議員的產生辦法，不妨抽離2019年的事件，回顧一下區議會的歷史和沿革，香港為甚麼會有區議會這一層區域組織，再思考未來它的組成辦法。  
  
如果回顧香港的地方行政或地方管治，那就不能不提新界的理民府，英國在租借新界時，地域內已經有相當的人口，以及英國接管新界時爆發一連串激烈的衝突，而當時新界原居民有其獨特的文化和習俗，所以有必要制訂一套有別於九龍半島和香港島的管治制度。

在1907年就成立了新界理民府，理民府的成立和管理，對提高新界的管治起了關鍵的作用。

而這套地區管理的經驗，更是成為港九地區的區域管理的借鑒。

不同的研究，都指出在1960年代，港英政府已經考慮把新界理民府的經驗，引入到港九地區。

根據曾銳生教授的研究，當時的港督戴麟趾對這項改革非常積極，但受制於當時殖民地的保守派官員，而其中又以時任華民政務司麥道軻反對最激烈而最終無疾而終。

但因為1966年和1967年的社會騷亂，港英政府才下定決心在市區設立類似理民府的民政署，由年青有衝勁的政務主任出任地區的民政主任，整個地方行政的基礎就漸漸建立起來。

曾銳生教授在其著作中更特別引用兩位英籍的民政主任麥樂賢和夏思義在灣仔和深水埗的經驗。

在他們帶領下，民政署如何發揮下情上達，上情下達，以及改善區內的社區問題。

這些精力充沛的政務主任，以其肯幹和盡責的態度，不惜在事情向當時的港督面陳，去解決區內的積習難題，成績斐然。

區議會在1982年成立，在此之前的七十多年，地方行政基本都是由行政部門主導，通過理民府和民政事務署去吸納民意、落實政策執行。

而就算區議會成立之後，其角色也是地方性的諮詢機構，從區議會成立的初心原意，其實沒有必要以選舉的形式來產生區議員，因為無論是在回歸前和後，在憲政安排上區議會都是諮詢性和非政權性的組織。

而「選舉」，就是「政治性」的產生辦法，立法會採用選舉辦法產生，那是合情合理，但諮詢性和非政權性的組織，選舉就不是當然的選擇。  
  
如果翻閱倫敦的解密檔案，充分了解麥理浩來港擔任港督的策略安排，不難明白到，在1970年開始，港英政府的施政大方向都是為了香港前途談判來做準備。

區議會選舉在1982年中舉行，但在1979年底，港英政府已經在九龍觀塘推行試驗計劃，成立「地區管理委員會」，在新界則設立「地區諮詢委員會」。

而「巧合」的是在1979年3月，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第一回合的接觸，1982年9月底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就香港前途問題和北京正式展開討論，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就在同年3月和9月進行，民選議席大約佔兩成半。

但當《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隨之而來就是一連串由港英政府單方面推行的「民主化」的進程，區議會本來是屬於諮詢性的非政權組織，但卻成為整個民主化過程的先頭部隊。

而回歸後的政制發展，區議會也由邊緣角色漸次發展成為其中一個政治主角。

個人的理解，這大概是反對派和建制派唯一可以達成妥協的最理想的陣地。

反對派視此為「農村包圍城市」的奪權突破點，而政府或者建制派，又視此為非戰略核心，此舉不但令到這個諮詢性非政權組織變成全民選組織，甚至直接影響了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

漸行漸遠，區議會在2019年就完全脫離了其原來的功用和設想，變成第一個奪權攻堅的主戰場。  
  
我們在構想2023年區議會的產生辦法時，必須先確定區議會和地區行政的功用是甚麼，它究竟是要發揮甚麼功能：是促進政府了解民情，知道市民的需求，並且可以改善地區的生活和環境；還是為了其他的政治目標而做熱身和鋪墊。

確定了這個目標，才思考哪一種產生辦法是合適妥當。

**不念过去**

**END**

**不畏将来**

​​​



欢迎您投稿原创文章到简思智库，让您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



请长按下方二维码添加简思智库工作微信投稿。（或搜索添加微信ID：**GTT\_CN**）









**感谢阅读，请关注我们，或点右下角“赞”和“在看”分享。**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